

《茶馆》在世界

TEAHOUSE IN WORLD

主编 刘章春



《茶馆》走出国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有标志性的意义，不同凡响，值得大书特书，应该记录在册，载入历史。话剧本是外国的文艺品种，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中国也是戏剧大国，但所有的戏从来都是以戏曲的形式出现的，是唱着表演的，有点像古代的中国诗词，从来都是吟唱的。中国纯粹的话剧是借鉴外国的。欧洲是话剧的发源地，后来传入日本，又由日本传入中国。话剧在中国的历史到2007年也不过才100年，到1980年，也就是说，在话剧传入中国73年之后，中国话剧《茶馆》第一次走出国门，来到了欧洲，返回到话剧的发源地，在法国、德国和瑞士上演，不仅得到了认可，而且受到了狂热的欢迎。这个循环，对中国话剧来说，有着了不得的意义，标志着他的成熟和实力，是个里程碑，宛如是个新纪元的起点。

其次，自从1980年《茶馆》到西欧演出之后，一发不可收，连续到过日本、新加坡、加拿大、美国，也在香港和台湾地区巡演过，所到之处，受



《茶馆》在世界
Teahouse in world

主 编 刘章春
副主编 于文萍 李鸣春
编 辑 陈 利
设 计 戈 人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茶馆》在世界 / 刘章春主编.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104-02531-3

I. 茶…II. 刘…III. ① 话剧—舞台演出—概况—中国

② 话剧—中外关系—文化交流—概况 IV. J82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94347号

《茶馆》在世界

刘章春 主编

责任编辑: 戈 人

美术编辑: 戈 人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 版 人: 樊国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苑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网 址: www.theatrebook.cn

电 话: 010-58930221 5892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读者服务: 010-58930221

邮购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苑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100097

印 刷: 北京今日风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X1194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15千

版 次: 2010年8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253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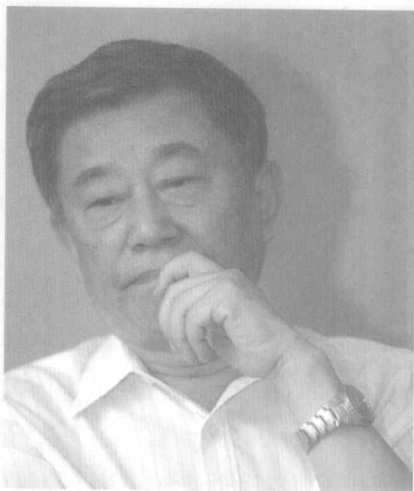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有一个好主意，打算编辑出版一本叫做《〈茶馆〉在世界》的书。我觉得这一招真棒，应该应该。

首先，《茶馆》走出国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有标志性的意义，不同凡响，值得大书特书，应该记录在册，载入历史。话剧本是外国的文艺品种，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中国也是戏剧大国，但所有的戏从来都是以戏曲的形式出现的，是唱着表演的，有点像古代的中国诗词，从来都是吟唱的。中国纯粹的话剧是借鉴外国的。欧洲是话剧的发源地，后来传入日本，又由日本传入中国。话剧在中国的历史到2007年也不过才100年，到1980年，也就是说，在话剧传入中国73年之后，中国话剧《茶馆》第一次走出国门，来到了欧洲，返回到话剧的发源地，在法国、德国和瑞士上演，不仅得到了认可，而且受到了狂热的欢迎。这个循环，对中国话剧来说，有着了不得的意义，标志着他的成熟和实力，是个里程碑，宛如是个新纪元的起点。

其次，自从1980年《茶馆》到西欧演出之后，一发不可收，连续到过日本、新加坡、加拿大、美国，也在香港和台湾地区巡演过，所到之处，受到一



序

舒乙

致好评，成了一出在世界上有口皆碑的好戏，声誉极佳。此后《茶馆》这两个字仿佛成了一个代名词，代表了中国和中国话剧。它的作用，或许超过了许多场报告和许多篇论文，叫外国人终于有点明白了中国，明白了旧中国为什么实在要不得，也明白了中国为什么要有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虽然在《茶馆》里作者并没有正面地描写革命。《茶馆》是一出典型的老舍式的悲剧。悲剧的力量就在于，当三个老头子撒纸钱唱挽歌祭奠自己的余音让你感动得落泪之后，当大幕落下之后，当你走出剧院之后，你会若有所思，你会恍然大悟，噢，中国大地将有一场暴风雨。

再次，《茶馆》走到世界差不多快三十年了，这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正好是合拍的。在这三十年里，中国变了样，速度快得惊人。外国人开始把眼光渐渐转向了中国。中国像奇迹一样，出现在众人面前，着实让大家吓了一跳。世界想更多地了解中国，包括它的历史和文化。此时，《茶馆》成了一个再好不过的教科书，而且是活的，仿佛把中国的历史浓缩成袖珍版，在两个多小时里，摆在了世人面前，让他们看到了中国历史上的美与丑、正与反、辉煌与落后，以及中国人在苦难中的不屈和抗争，和那坚持不懈的“改良啊、改

良！”这便是《茶馆》的窗口效应和它久演不衰的内因。

最后，《茶馆》是中国话剧艺术已经达到了世界水准的代表者和体现者，包括作者老舍先生的文学功底和丰富的想象力、导演焦菊隐先生的别出心裁的完美导演手法、演员于是之、郑榕、蓝天野、英若诚、童超、黄宗洛、胡宗温、董行佶、张瞳、任宝贤、谢延宁、李大千、林连昆等人的表演才华、年轻一代演员梁冠华、濮存昕、杨立新、何冰、冯远征等人的继承和发扬、舞台工作者王文冲、冯钦等人的创意和绝活……总之，《茶馆》团队是一个难得的艺术大集体，他们天才而有修养、扎实而有追求，走出了风格，形成了传统，步入了经典。有一个事实足以说明这一点，北京人艺敢演它，能演它，演好它，宛如是绝对冠军。他们的经验和体会是可以永存的，也一定会流传下去。

这不，将外人的对《茶馆》演出的评说，加上演员、导演自身的感受，稍加筛选，集合起来，就是一部好书，名字叫做《〈茶馆〉在世界》。

序 舒乙

1

《茶馆》在欧洲

1980.9.28—11.11

- | | | |
|-------------------|---------------------|----|
| 《茶馆》在西欧 | [联邦德国] 乌苇·克劳特 | 2 |
| 从公务到义务 | [联邦德国] 汉斯·迈尔 | 12 |
| ——访问演出的一些事实、印象和回忆 | | |
| 《茶馆》剧组赴欧演出归来 | 林毅整理 | 23 |
|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记 | | |
| 老舍的《茶馆》社会的熔炉 | [联邦德国] 阿诺尔德·佩特森 | 29 |
| ——一出高水平的话剧 | | |
| 一位名作家的杰作 | [联邦德国] 海因茨·舍恩费尔德 | 33 |
| 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 [联邦德国] 马尔蒂那·蒂勒帕波 | 36 |
| 来自中国的“大胆爸爸” | [联邦德国] 吕迪格尔·萨雷尔 | 39 |
| ——北京人艺演出老舍的《茶馆》 | | |
| 中国近在咫尺 | [联邦德国] 约阿希姆·弗里茨·范纳梅 | 41 |
|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弗赖堡演出 | | |
| 富有戏剧性，更富有社会性 | [法国] 皮埃尔·马卡布鲁 | 43 |
| 反映时代的《茶馆》 | [瑞士] 彼德·施瓦尔 | 45 |
| ——北京人艺来11号剧场演出 | | |

初会中国舞台 —— 11 号剧场演出老舍的《茶馆》	[瑞士] 马丁·克拉夫特	47
现实主义旺盛的生命力	夏 淳	48
我们的道路走对了	于是之	51
《茶馆》的艺术感染力	郑 榕	56
现实主义和民族风格	蓝天野	60
赴欧演出随想	英若诚	65
西欧戏剧见闻 —— 《茶馆》访欧随感	蓝天野	72
联系演员和观众的纽带	[联邦德国] 乌韦·克劳特	78
谈话剧的同声传译	陈宪武	87

《茶馆》在日本

1983.9.12—10.3

《茶馆》访日意义深远	夏 淳	94
几番粉墨谢知音	黄宗洛	100
友谊和交流	蓝天野	104
配音室里的友谊之花	于黛琴	134
难忘的友谊 —— 舞台美术工作者访日散记	霍 焰	141
和于是之先生的两次会见	[日本] 小泉让	147
昔日栽柳今成荫	郑 榕	150

难忘的京都四日 任宝贤 154

日本朋友评《茶馆》 160

《茶馆》在香港

1986.4.17—4.26

《茶馆》在香港演出 衣谷 178

香港话剧界对《茶馆》演出的意见 林放骆文 182

《茶馆》的效果设计 关秀琼 187

《茶馆》在台湾

2004.7.1—7.8

《茶馆》到台北 倾倒台湾观众 张何平 姚小敏 194

《茶馆》在新加坡

1986.6.21—6.25

《茶馆》的教益 郭宝昆 202

艺术应有特性 林春兰 209

民族色彩增添戏剧魅力 庄永康 212

从小掌柜到老掌柜 黄玉云 215

——于是之活到老演到老

茶馆里的两兄弟 陈万发 218

音响效果艺术家冯钦 林春兰 221

《茶馆》在美国

2005.10.27—12.1

《茶馆》：沉浸于中国历史的演进当中	彼得·马克斯	226
深入中国社会五十年	威尔伯恩·哈普顿	228
《茶馆》商业巡演在美很火	陈钱强	230
《茶馆》在美国为什么这样红	贾 薇	234
中国学派要不断继承和发展	林兆华	236
漂洋过海话“茶”缘	梁冠华	246
到大洋彼岸“开茶馆”	濮存昕	249
看一个东方的戏剧而已	杨立新	256
我的话剧，我的感受	龚丽君	266
茶香越洋	冯远征	269
活得最明白的人	张福元	274
《茶馆》赴外演出简表		276

后 记

《茶馆》在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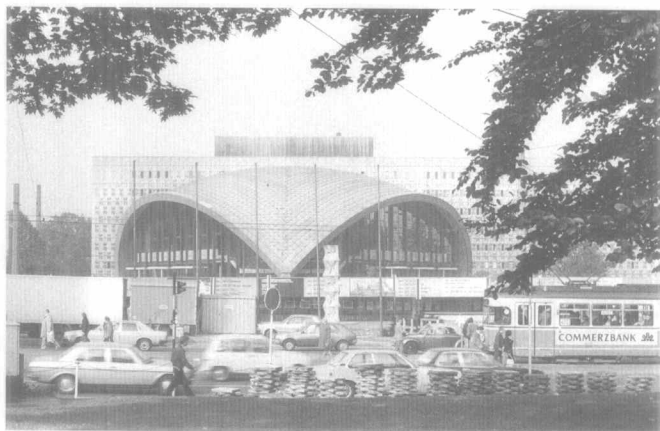
1

Teahouse in world

《茶馆》在欧洲

1980.9.28 — 11.11

《茶馆》在汉堡市演出时的塔利亚剧院。



本文译自作者英文稿，中译文曾于1981年1月在《人民日报》上分十次连载，在收入本集时，作者对原稿作了某些增删。——译者

《茶馆》在西欧

〔联邦德国〕乌苇·克劳特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茶馆》演出团在西欧三国访问演出期间受到了热烈欢迎，国外观众对《茶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西德的报纸上刊登的一篇文章的大标题称赞《茶馆》是“来自中国的大胆爸爸”。这个譬喻典出德国伟大戏剧家布莱希特（1898—1956）的作品《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文章作者认为老舍笔下的茶馆掌柜王利发可与布莱希特塑造的大胆妈妈媲美。《汉堡晨邮报》盛赞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出水平是“第一流的”。我曾随《茶馆》演出团访问我的祖国，同时又是北京人艺的老朋友，因而我愿同读者一道分享这次出访胜利的喜悦。

在《茶馆》出访西欧以前，有人探询剧组的几个主要演员是否乐于赴西德或其他欧洲国家访问演出，他们表示很高兴能有这样一次机会。于是大家决定着手实现这一计划。有人开玩笑称我们是“空想家”，因为中国话剧从未出国演出过，而且派像《茶馆》剧组这样七十多人的庞大团体出国演出显然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西德的几家剧院对邀请《茶馆》访问西德很感兴趣。他们发出了邀请，但是只限于口头形式。无论是这几家剧院还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都不打算在书面洽商方面迈出第一步，双方都认为对方应该采取主动。于是我就处于一种牵线人的微妙地位，从中沟通情况，为双方转达对方的愿



汉堡街头的海报栏上，张贴着《茶馆》在汉堡演出时德方制作的宣传海报。

望、建议和计划。每当我收到西德方面的来信，《茶馆》剧组的演员们看了译文之后都感到十分欣喜激动。安排计划初具轮廓，文化部三位副部长也热情地支持了这次出访。最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曹禺致函这次访欧演出的组织者——西德曼海姆民族剧院，正式接受他们对《茶馆》一剧访问西德的邀请。西德报界冠以《来自北京的热烈祝贺》的标题发表了这封信，欢呼这次访问演出是一桩“轰动德国”的大事。

与此同时，驻波恩的中国大使馆派代表同曼海姆民族剧院着手进行官方商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使馆成员看了《茶馆》演出后，击节称赏，表示愿大力促成这次访问演出。为了赢得观众和朋友，作好舆论准备，我的中国朋友霍勇和我翻译发表了《茶馆》的德译本，书中附有几篇有关文章和采访《茶馆》主要演员和老舍夫人胡絮青的访问记。另外，外文图书出版社也出版了《茶馆》的英、法文译本。

按照中德两国政府文化交流协定，中国方面将负担剧组成员的往返机票和道具、布景的往返运输费用，德方将承担剧组在欧巡回演出的全部费用；以后德方派剧团赴华回访时，一切费用亦将按此原则分摊。在经费开支问题和访问西德、法国和瑞士的路线基本确

定之后，仍然存在许多其他问题。例如，布景、道具、服装等于7月份装箱交付船舶运输公司，按计划应于9月份首次献演前半个月左右运抵这次访欧演出的起点站曼海姆。可是，这批货物并没有如期抵达。9月19日《曼海姆晨报》刊载了一则消息，大标题是：《追寻轮船“镇江号”》，最后终于在英国利物浦港发现了那艘货轮！于是只得派卡车专程前往运取那批重达十吨的木箱，待那些布景、服装等运到曼海姆时，已是9月24日，即预定首次演出前三天了。

我是随《茶馆》演出团全体成员于9月25日从北京首都机场登机起程的。在这之前，我一直对《茶馆》的成功充满信心。但是，当我看到这样一个庞大的演出团——总共七十多人时不禁产生了一种惴惴不安的感觉。因此，我对英若诚开玩笑说：“但愿我们的飞机不会坠



联邦德国驻中国大使馆为《茶馆》演出团举行送行宴会。

毁。”他笑了笑说：“即便坠毁了，也会给我们召开追悼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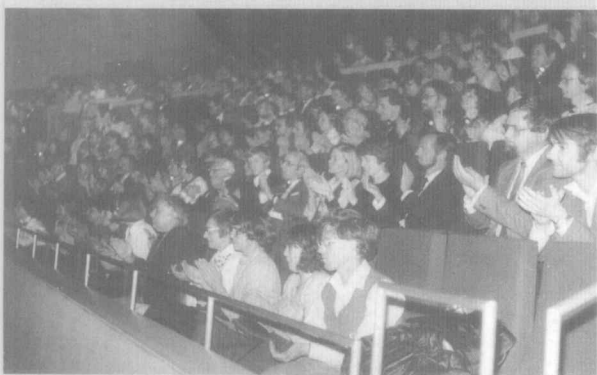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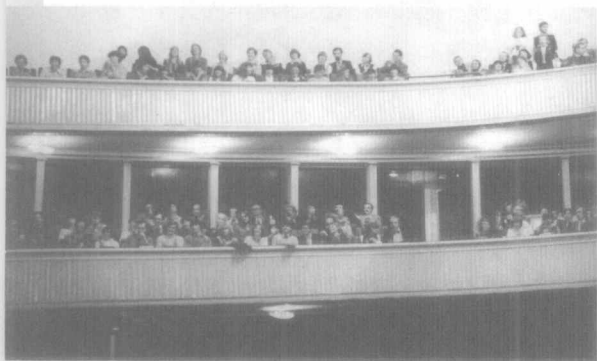
当然，我们的飞机没有坠毁，但毕竟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周折。由于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事，我们乘坐的班机在卡拉奇着陆返航。我们在那里足足等了三十多小时才搭上了一架飞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的班机。由于飞机出了故障，我们又不得不在迪拜停留了数小时。后来，我们再次起程，经开罗、巴黎，最后飞抵法兰克福。在此期间，我们给曼海姆剧院打了几次紧急电话，告诉他们飞机中途延误的情

况，几家西德报纸就此发表了消息，大字标题是：《中国人尚未进茶馆，还在卡拉奇》。

长途飞行和途中时间拖长，自然使我们十分疲劳，但大家的情绪始终很高，即使是在到达开罗，明知不可能赶上预定的首演时间后也仍然如此。在我们的飞机飞越地中海上空时，于是之走过来操着法语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哪怕我们是深夜到达曼海姆民族剧院，只要那里还有一个观众，我们都要为他演出，而且要让他享受到我们毕生最精彩的演出！”

然而，我们到达法兰克福时不是深夜，而是9月28日凌晨3点钟。在正常情况下，从北京飞往法兰克福只需十八小时；而我们却花了整整八十个小时，当然，我们没赶上预定首次演出的时间。不过，我们旅途中的不快立即被我们在巨大的法兰克福机场上所受到的激动人心的欢迎所驱散。在夜色中，电视台拍摄了我们抵达的场面，人们给演出团全体成员赠送了红玫瑰。我们决定在到达的当天举行旅欧首次公演。城里贴满了精美夺目的《茶馆》海报，上面画有剧中人常四爷和松二爷。当演出团得知两场演出的门票已全部售出，而且包括中国大使在内的许多知名人士以及来自西德全国各地的新闻记者和各大电视台、广播电台的记者都将出席观看时，大家深深理解到了广大观众对演出抱着的极为殷切的希望。

《茶馆》的首次演出确实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其后各场演出都无一例外）。演出结束时，全场掌声雷动，观众齐声喝彩：“妙啊！妙极了！”每当演员们在有节奏的掌声中



观众在曼海姆民族剧院观看《茶馆》演出，他们为中国艺术家的精湛演技所折服，对他们的表演致以热烈的掌声。

在联邦德国驻中国大使馆送行宴会上，大使与胡絮青、曹禺、乌蒂·克劳特合影。乌蒂是此次促成《茶馆》赴联邦德国演出的有功之臣。



一次又一次地谢幕时，那些留在后台的人总要看表，计算掌声持续了多久。当一些观众激动忘情地用脚踏地板时，我们有些演员感到有点不踏实，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其实，这是欧洲观众表示赞赏的最高形式。观众们在演员谢幕时将鲜花抛撒到舞台上，无论是演员还是观众，都兴高采烈，笑逐颜开；《茶馆》的导演夏淳和各剧院的经理则更是满面春风，喜气洋洋。常常有一些心情激动的戏迷跑到后台或等在剧场出口处，要求同演员交谈；不少电台、电视台和报社也前来采访。那些夜晚简直像狂欢节！

《茶馆》的时代背景纵跨五十年，第一幕发生在1998年，第二幕1919年，第三幕1948年。观众们随着舞台上陌生的环境和剧情的展开，往往在第一幕时就被剧情所打动；到第二幕，观众对剧中人和他们的思想感情更加熟悉；及至第三幕，他们则已能置身于戏剧的意境之中，与某些角色打成一片了。看完演出，观众大都感到剧中的人物和反映的问题，与他

们本国的情况甚至个人的经历都有很多相似之处。《纽伦堡晚报》指出：“我们之所以能克服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距离，则不仅是因为剧中反映的历史时期离我们越来越近，而且也因为我们逐渐感到剧中的人物非常接近我们的生活现实。”《莱茵晨邮报》登载的文章说：“一个茶馆的掌柜，点头哈腰，竭力去适应不同的政治倾向，曲意与军警宪特和腐败的政客周旋，这是一个欧洲人很容易同自己本国的历史联系起来的人类经历。”接着，文章作者着重指出：“顷刻之间，西方的殖民政策昭然若揭。看了这个剧，人们无疑会开始联想到经济大国目前对第三世界的操纵。”

勒弗库森的一家报纸评论说：“使观众对舞台上发生的事情如此神魂颠倒的不完全在于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更主要是，中国话剧演出团能够使我们透过奇异陌生的现象看到本质和现实，即使是那些到中国访问的人也难于洞察这一切。”《莱茵——内卡报》在报道中指出：演员们“用他们激动人心

的话剧给我们打开了一扇门，展示了对我们来说还是十分陌生的文化，但就其人类的共性来看却又似乎是极其熟悉的境界：人们在战争、动荡、暴力和普遍的愚昧自欺中经受的苦难是相同的”。

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中国是个比月球还要遥远的地方，因而很少人能花钱访问中国，到那里亲眼看看。实际上，除了一些专家或中国的朋友，普通老百姓对中国的情况知道得很少。由于中国近几年政策上的变化，外国人才对中国的现状和问题有了较多的了解。因此，演员们同时也肩负重任，要以老舍的《茶馆》突破隔绝的障碍，促进外界对中国的了解。在出访的准备阶段，大家最不放心的是：外国观众能否理解剧情和人物所反映的思想？当然，我们知道，作为来自中国的话剧，肯定会吸引各阶层的观众。但是，演出效果会不会只流于对异国情调的好奇——也许观众只欣赏舞台上动人的姿态、动作和美丽的服装、布景；能否使观众超出这种范围而领略到其中更深的寓意？如果这次巡回演出的效果仅仅停留在前一种水平，那么就谈不上成功。现代话剧要求观众理解更多的东西，他们必须被舞台上发生的事件所感动。

《茶馆》是很道地的中国话剧，但却反映了人类共同的东西。演出过程中，观众发自内心的欢笑和经久不息的掌声充分证明，他们高



《茶馆》演出团全体演职员在海德堡合影。





《茶馆》在欧洲的演出场场都得到观众全体起立长时间的掌声，演员不退，观众不走。谢幕时掌声的热烈常常让演员在台上现场组织一遍又一遍的谢幕。

兴地看到了他们的生活经历同剧中人的相似之处。弗赖堡一家报纸的标题《中国近在咫尺》言简意赅地表明了这一点。一些戏剧批评家甚至评论说：尽管舞台上是一群中国人，但是，并不像许多西方人想象的那样，都是千人一面；恰恰相反，观众发现剧中的人物都有各自的个性，实际上很逗人喜爱。

如果说在头两天演员们对演出成功还感到怀疑，那么，过不多久，这团疑云就被驱散了。他们很快变得不那么怯场，而且增强了信心。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从一个剧院到另一个剧院，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你可以这么说：《茶馆》“征服了”欧洲。在汉诺威，演出—结束，剧院院长就冲到后台，连头上的耳机也来不及取下来。他对演员们大声说道：“你们全是主角！没有一

个是配角！你们的戏是世界水平的。你们可以把它带到全世界任何地方上演！”

听到这样由衷的赞美，每个人都感到十分高兴。演出团的一些人早先曾对我说：“西德报纸发表称赞我们的文章，是出于礼

貌，是因为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他们也很快就发现自己的看法不对头。在我们访问西德的同时，另一个国家的话剧团也首次到那里演出一个话剧。但是，无论是对那个话剧还是对他们的表演，西德戏剧评论家都毫无兴趣，也没有任何积极的反应，尽管他们称颂这个剧团的访问演出增进了他们两国之间的友谊。一个人对某个国家的文艺作品持批评态度，并不意味着他对那个国家持批评态度。如果评论家们和观众不喜欢《茶馆》，他们毫无疑问地会在他们的文章和谈话中表达出来。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搜集了将近二百家西德报纸发表的文章，有全国性的也有地方报纸，有的属于我们访问过的城市，有的来自我们没有去过的城市。在西德巡回演出的车上，翻译通过麦克风给大家读报纸上有关我们演出的评论文章。我们发现，无论是报界、观众还是外国同行都不是只注意剧情，更多的是谈论他们对导演、表演技巧、布景、服装和灯光